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劉紳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

晉傅咸集題詞

傅休奕剛峻少容貴顯當世老而不折時晉運方興天子虛己老成喉舌可以無慙若長虞所處國艱甫殷懲楊氏執政之萌規汝南輔相之失劾按驚人榮終司隸直道而行若是多福鮑子都諸葛少季無其遇也傅氏諸賦不尚綺麗

長虞短篇時見正性治獄明意賦云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一生骨鯁風尚顯白歷官威嚴條申職掌御史作箴汲生共㝡司隷布教卧虎立名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斯人有焉休奕四部六録文集百餘湮闕者多長虞著述不富傳文亦與父埒為彪為固不能短長其間七經詩中毛詩一首雖集句託始無關言志與尚書同寮詩則告誡臣僕有孚盈缶章盖在鄒家風

不墜矣

目録

賦

羽扇賦 有序

狗脊扇賦

紙賦

相風賦 有序

汙卮賦 有序

櫛賦 有序

燭賦 有序

桑樹賦 有序

疏

涼州表

奏

請貶荀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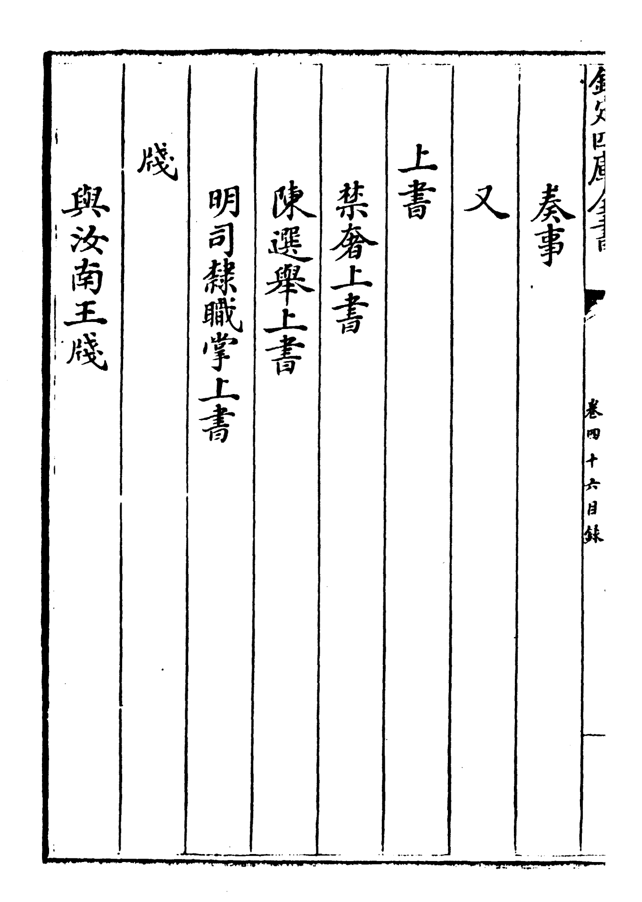
劾夏侯承奏

劾夏侯駿事

劾王戎奏

劾王戎等奏

特進執璧奏



教

司隸教

又

又

草

相諭草

書

與太傅楊駿書

尺牘

頌

皇太子釋奠頌

箴

御史中丞箴

銘

犀鈎銘 有序

杖銘

燭銘

扇銘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

明 張溥 輯

晉傅咸集

賦

中懐賦 有序

余自咸寧譾為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而意常惘然作中懐賦

何天施之弘普廁旡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
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
並發我織其馨德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慙
形雖自百於隕越懼恩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
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耽榮而忘
替實結戀之有違恐厚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
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
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寔深雍可南面千載希心微微小

予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任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

畫烏烏之至情竭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

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收迹於蓬廬

感別賦 有序

友人魯庶叔雅量弘濟思心邃遠余自少與之相長情

相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選太子洗馬俄而謬蒙朝私猥

忝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

未有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别不遠而情甚

悵恨退作兹賦云爾

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慕管鮑之遐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誓稚好之鄒亂分綢繆而日新蘭蕙含芬有時而馨龍驥跼足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峩峩睦友載揚厥聲降聖宰之旌招曜羽儀之上京贊唐虞之嘉運超飛躍乎太清佩銀璜於帝側拖紫艾於天庭瞻宸極之眇眇喜吾子之寵榮無荆玉之夜覲猥

齊景於夜光敢有覬於斯舉欣與子而並翔天啟其顧自忝蘋蘩幼則同遊長則同班同心厥職其臭如蘭庶績未凝聖朝疇咨顯佐納言先綜萬機出順景而為偶入閨然而無依步虛宇以低迴想宴笑之餘暉意纏綿而彌結淚雨面而霑衣

明意賦 有序

侍御史傳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

含悾款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

而無桑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數腎腸以為効兮豈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吉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橈朽木兮難抽

小語賦

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幺蔑之子形難為象晨登蟻垤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蝨飽於鄉黨唐勒曰

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為櫂舫粒糠而為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蟣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

喜雨賦 有序

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燃百姓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

慮分使祈禱徧于羣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莅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祝融熾景羲和警蹕亢陽火憤野無生類悠悠億兆同茲慘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燾育於二儀屢刻躬而勤政分廣請禱於靈祇孰謂天高其聽不遼孰謂神遠厥應孔昭絜齋致虔於茲三朝陰欝怫而騰起陽菴薆而自消飛廉扇谷風之翼翼靈嶽興慶雲之飄颻遂乃重陰四會濵邈無垠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

烝民昔洪水滔天於唐堯之朝亢旱為災於殷湯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俾乂歷稔九七僅免斯害猶以疇咨為美譚躬禱為勛伐

患雨賦

夫何遠寓之多懷患淫雨之有經自流火以迄今歷九旬而無寧㢊太清之埀曜覩日月之光明雲乍披而旋合霤暫輟而復零將收雷之要月棄嘉穀於已成前渴焉而不降後患之而弗晴惟二儀之神化奚水旱之有

并湯亢陽於七載兮堯洪汎乎九齡天道且猶若兹况人事之不平

感凉賦有序

盛夏困于炎熱熱甚不過旬日而復自凉以時之凉命親友曲會作賦云爾

踐朱明之中月暑欝隆以肇興赫融融以彌熾乃沸海而焦陵獸竄伏於幽林兮鳥垂翼而弗升汗珠隕於玉體兮粉附身而沾凝於是景雲晨敷曜靈潛光陰氣聿

升凱風載揚忽輕箑於坐隅兮思暖服於蘭房

神泉賦有序

余所居庭前有湧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溫溫則水物冬生冷則氷可以過每夏遊之不知歲之有暑耳

惟兹神泉厥理難原在冬則溫既夏則寒混混洋洋載清載瀾遂乃壇以文石樹之柳杞密葉雲覆重蔭蔽沚氣泠泠以含凉風肅肅而恒起于時朱明紀運旭日馳光爞爞隆暑赫赫太陽盥玉體於素波身凄焉而自清

不知天時之有暑忽謂繁霜之隕庭逮至旻秋既逝司寒騁節六合蕭條嚴霜凛冽河洛輟流太陰凝結彼澧澧而含凍此灼灼而含熱緑竹猗猗苻藻青青是託斯茂是殖斯榮

登芒賦有序

左光禄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懐而作斯賦

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大夫

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遘旻而逢罹興瓜瓞之緜緜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永保祚於翕斯愠无妄之為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妃蘭房閴其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於九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卞和畫像賦有序

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定見其涕血殘刖之形情以悽然至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

刖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辭曰

惟年命之遒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没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濺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毁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證璧

玉賦 有序

易稱乾為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

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葢乃王度之所式其為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為石獨見知於卞子蹟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為有國之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已知

已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刖趾

鏡賦

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希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録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峩峩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顔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姱

以相暉若乃雲髻亂於首頳黛渝於色設有乏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與暗聲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内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睹目覩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溪

扇賦

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

於斯令熱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氣鬱結而内沈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啟衿怨微飇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揺輕扇之苒弱手纔動而憊心取憊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敝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凄凄白露為霜體歛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温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

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懐怨於一方

羽扇賦 有序

吳人截鳥翼而揺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況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筬於毫縷體荏苒以輕弱侔縞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為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

南箕下等美於萐莆北堂書鈔傳咸羽扇賦云熾九日之隆赫然高燎于扶桑熱熙天而灼地沸巨海而成湯

狗脊扇賦

蓋卑以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修名尚不媿狗脊之為號亦焉顧九華之妙形

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兮又造紙以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唯

變而是適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藴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為已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乖方離羣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相風賦 有序

相風之賦葢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賔樹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揷以雞毛于以占事知來與彼無

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也

籊籊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脩且貞揷羽其首丹

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汙巵賦有序

人有遺余琉璃巵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

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

玷乎

有金商之瑋寶禀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氷

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匜之不若

櫛賦有序

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賦曰

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為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燭賦有序

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以忘愁顧帷燭之自焚以致用亦有殺身以成仁矣賦曰

葢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㝠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則望時邁靡停晝不于常背三接之昭昭即旋閧之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燃燭於閑房揚丹輝之煒煡熾朱熖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

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愔愔遂命樽而設觴爾乃延
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飲
今夕宴慰我情

桑樹賦 有序

世祖昔為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
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為便坐賦曰
伊茲樹之僥倖蒙生生之渥惠降皇躬以斯植遂弘茂
於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逮尋脩柯遠逮揚洪條梢槮布繁

枝之沃若播密葉以垂陰蔭華寓而作涼清隆暑之難任以厥樹之巨偉登九日於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抱於毫芒猶帝道之將升亦累德以彌光湯躬禱於斯林用獲雨而興商惟皇晉之基命爰於斯而發祥從皇儲於斯館物無改於平生心惻切以興思思有感於聖明步徬徨以周覽庶髣髴於儀形

梧桐賦

美詩人之攸貴兮覽梧桐乎朝陽蔚萋萋以蓁蓁兮鬱

株列而成行夾二門以駢羅作館寓之表章

款冬花賦 有序

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時仲冬之月也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煒然始敷賦曰

惟兹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逮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

又

華艶春暉既麗且殊以堅氷為膏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真貴曷能彌寒暑而不渝

舜華賦有序

嘉其日新之美故種之前庭而為之賦

覽中唐之奇樹稟冲粹之至精應青春而敷蘂逮朱夏而誕英布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朝陽照灼以舒暉逸藻采粲

而光明罄天壤而莫儷何菱華之足榮

芸香賦 有序

先君作芸香賦詞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余為序

攜昵友以逍遥兮覽偉草之數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汲潤于泰清繁茲綠蕊茂此翠莖葉芰蓰以纖折兮枝婀娜以迴縈象春松之含曜兮鬱蓊蔚以葱青

鳳賦 有序

鷦鷯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鷦鷯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辭曰

仰天文以彌觀兮覽神象乎太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禀朱行之淳清故能體該衆妙德備五靈穢維塵之紛濁兮悲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以遐征翔

寥廓以輕舉兮淩清霄而絶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既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兮讚簫韶於九成隨時宜以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豈以美而賈害兮固以德而見榮曠千載而莫覩兮忽翻爾而來庭應龍至兮庶有感於斯誠而君子之是忽兮賦微物以申情雖綺靡之可翫兮悲志大之所營敢砥鈍於末蹤兮别瓦礫於瑶瓊

鷓鴣賦

有金商之奇鳥處壠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丹脣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眄明眸以承顏側聰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輕和密晷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燕賦有序

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醜患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為美託君子之堂寓逮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班鳩賦有序

庭楸蔚然成林閒居無為有時遊之顧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以馴擾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

時一來飛翔殆如有戀聊為之賦

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寓爾乃飲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憎逝而髙翔

螢火賦 有序

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照

而為之賦其辭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悠懐兮覽熠燿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煇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爾熾兮庶有表乎潔貞

黏蟬賦有序

櫻桃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之前時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聊命黏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茍得意於所歡曾徃黏之莫知匪爾

命之適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躭寵請茲覽以自規

鳴蜩賦

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淒淒兮感時逝之若頹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惟忠讜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叩頭蟲賦 有序

叩頭蟲之微細者然教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不祥故莫之害也

螫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强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悋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讐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蜋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

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青蠅賦

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恒懐蛆以自盈穢美玉之鮮潔肴嘉肴之芳馨滿堂室

之亹亹孰閫宇之得情

蜉蝣賦 有序

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暮死而能脩其翼可以有興遂賦之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脩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疏

應詔陳言疏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曁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

令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吏多空校才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令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表

駁改社表

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
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
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耕也
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
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藉而報
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
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
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
内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

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令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别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大社天子為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葢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

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晁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尚書召誥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

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説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葢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字説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重論立社表

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

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別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

兼司隸表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闋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遐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勑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撿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

禄大夫劉毅為司隷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

左丞表

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理李含表

臣州泰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

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别駕大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吉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天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

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毁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

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趣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勅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為

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舍是貶舍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舍自以隴西人雖户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説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舍之固讓乃在王未覺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為冀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舍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削舍品臣

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李含為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奏含不應除喪咸上表理之

又

臣以為國之大制不可而偏秦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之勅奉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龎騰無所據仗貶含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以來施行之制具以表聞未審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詔以此

謂含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于天朝就秦王有嗣于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尚書下勑葬訖含自應攝職不應差代尋舉為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催含攝職如此臺府亦皆謂含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含釋服亦無餘疑至於含除便獨為罪竊謂有負于情臣之在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況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敷寫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詰猶百慮當一得也

涼州表

涼州民先辦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奏

請聽荀愷奏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劾夏侯承奏

少府夏侯承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妾以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于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以為訓

劾夏侯駿事

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間箣笓障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駿所作請免駿官

劾王戎奏

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

而戎奏還旣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

劾王戎等奏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特進執璧奏

公品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以有舊制令啓特進宜執璧繼公

奏事

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又

司隸中丞得糺太子而不得糺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亦易之

上書

禁奢上書

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隷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

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陳選舉上書

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頗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

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覩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

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茍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是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明司隷職掌上書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内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内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宫内禁

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令道路橋梁不脩鬬訟屠沽不絶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令所謂行馬内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説行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説行馬之内者内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内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説行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説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内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内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内外衆官惟所糾得

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
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為過
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
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
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
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為
在行馬之內耶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
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

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恠邪臣識石公前在

殿上脱衣為司隷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于時莫謂

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牋

與汝南王牋

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宫官

屬東宫官屬前患楊駿親里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

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

教

司隷教

司隷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又

聞南方有蜀嫗作茶粥賣之廉事毀其器具使無為賣餅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獨何哉

又

屠牛酤酒鑿錢作錫皆有損害

草

相論草

黄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與自頃多廢輙皆移病前門

自今以後尚書鋪上不㐲急㐲音烏引也又音枯

書

與太傅楊駿書

咸為尚書左丞惠帝即位駿輔政咸言於駿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幾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

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茍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

與汝南王亮書

亮輔政爲太宰欲取悅衆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咸爲御史中丞致書

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謂居天

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

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怨乎衆之所怨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殿中郎孟觀李肇構楊太后父駿于賈后廢駿而東安公繇率衆討駿進封東安王

又諫汝南王書

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之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令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顧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彌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

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歎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恕

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逦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

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又答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詔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貶黜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為劇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瘡可數致也

答李斌書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為京兆雖心知此為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顧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不吾答鸎

鵐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為不去

尺牘

答曹志

英氣泉涌逸藻波騰

頌

皇太子釋奠頌

蒸蒸皇儲既睿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靡事不恭企兹良辰卜近于中乃偫嘉薦于國之雍敬享

先師以酬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秖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侁侁胄子清酒千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箴

御史中丞箴

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朂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道以箴之也

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憖于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惡是用作箴惟以自勑

銘

犀鈎銘有序

世稱駭雞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駭雞有以此鈎見遺者乃為之銘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林兼五肉闕或有神表露以角含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杖銘

嘉兹奇竹質勁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景龍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扇銘

武都太守房仲發遺扇無以報為銘以識之云行藏惟時孔顏齊軌

碑銘

中郎將曹府君碑銘

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

誄

襄邑侯誄

言研其幾文艷春蘭

詩

孝經詩二章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二章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已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已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二章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

聿脩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周易詩

畀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周官詩二章

惟王建國一作極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初學作時文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脩乃職以聽王命

左傳詩

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已榮茲心不與忠而能力不為利謟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

與尚書同僚詩

非望之寵謬加于已猥授非據奄司萬里煌煌朱軒服驥驂騄曄曄初星肅肅臣僕暉光顯赫衆目所屬斯之弗稱匪榮伊辱質弱尚父受任鷹揚德非樊仲王命是將百城或違無能有匡一州之矜將弛其綱得意忘言言在意後夫惟神交可以長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與子偕老豈曰執手出司萬一作百里牧彼朔濵服冕乘軒六轡既均威風先邁百城肅震

贈褚武良詩

爰曁于褚惟晉之禎肇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喉舌納言紫庭光贊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實在江揚乃授旄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邁東夏于征

贈崔伏二郎詩

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顒顒兩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中義形於辭古人辭讜豈不爾

思

答潘尼詩并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温雅為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燦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詶報所謂盍各言志也

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期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寔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尤礫厠彼瑶瓊貺非

其喻聞寵若驚

答欒弘詩并序

安樂令欒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換為護軍司馬賦詩見贈答之云爾

鉅平作宰是貴是欽弓旌仍招嘉命胥尋鸞鳳養儀戢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鉅平遐逝厲志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裁邁乃延羣彥龍集鳳會亦既斯降萬里有

賴聲發響應好結傾蓋

贈建平太守李叔龍

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荆注望心乎克副

贈何劭王濟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内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竝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

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竝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為守空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

尸素當言歸歸身逄蓽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贈太尉司馬虞顯機

帝崇元淑妙選其屬命之是佐增袞之縟

失題

奕奕恒山作鎮冀方伊趙建國在岳之陽

失題見初學露部

零露濬江海飛塵崇山岳過謬佐台輔安能任鼎餗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六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七

潘尼集題詞

史稱潘正叔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此二文者非徒龍甲鳳毛亦其生平所以自立也元康薦亂八王鬬爭從父安仁一門罹酷正叔知幾歸掃墳墓後得封公顯職壽終塢壁當安仁初任河陽贈詩祖道美其天姿刑傷之

後樹碑紀事增慟覆醢其於叔父情篤猶中郎也存没異路榮辱天壤逃死須臾之間乖聲三王之際至今誦閒居者笑黄門之乾没讀安身者重太常之居正人物短長亦懸禍福泉下嘿嘿烏誰雌雄即有不平能更收召魂魄抗眉爭列哉傅長虞會定九品正叔作詩規之其為人也無詭隨其為文也無戲謔大致類然若琴有八分之書賦著琉璃之椀盌適文人餘韻也

目録

賦

詩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六章

答陸士衡

答傅咸詩 并序

皇太子集應令

皇太子社

三月三日洛水作

贈河陽詩

贈侍御史王元貺

贈長安令劉正伯

贈隴西太守張正治

贈滎陽太守吴子仲

答楊士安

送盧景宣

迎大駕

逸民吟

釋奠詩

送大將軍掾盧晏

贈汲郡太守李茂彦

贈劉佐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七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七

明　張溥　輯

潘尼集

賦

東武館賦 有序

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俄而遷居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志子且為我賦之

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隘厭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隣將遷居于爽塏乃投迹於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滉瀁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於是逍遥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志蕩心栝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波泝流乍往乍旋

西道賦

異山河之岨阨倦關谷之盤紆車低徊於潛軌馬俛僁於險塗狗肘還勾羊角互戾菀窟連按十數億計石子之澗坎搯之穴支體為之危竦形骸為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艱難覊旅之困敝若其名坂則羊腸美人成臯黃馬迴波激浪飛沙飄瓦馬則頓躓狼傍磓頽玄黃半則體疲力竭損食喪膚履蹄穿領摩髖脫軀

又

道深地狹坂峭軏長輪輿顛覆人馬仆僵

懷退賦

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翔風以理翮冀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羇以服役困吴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策嗟遊處之弗遇奚欝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斂迹焉遊豫以娱心傅釋板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聃安志於柱史

由抗迹於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虚
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

武庫賦

若夫大刀寶劒曠世絶殊煉質於昆吾之竈定形於薛
燭之鑪

釣賦

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釣
以自娱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鈎厲鉅甘餌垂芬衆鯤

奔湧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鉤被執長緡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飈馳光飛電入矆靈未及鶩策盍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鯉名工習巧飛刀逞伎電剖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鍔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醎酸調適齊和有方紅麵之飯糅以菰梁五味道洽餘氣芬芳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火賦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盡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灝瀁故能博贍羣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酒醴烹飪于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酋醳旨酒醲醇烹黿煮鼈灼鼉臛鱗若乃流金化

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劍解甲釋冑銷鏑為耒鑄戈為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厩及至焚野燎原一火赫曦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絶覽雲散電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萃山陵為之崩弛川澤為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芬綸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野無孑遺無隰不灰無坰不燃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榛蕪既除九野謐清蕩枝瘁於

凜秋俟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輝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羣生則天地之惠也是以上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關乎古今勳績著乎百姓

苦雨賦

氣觸石而結蒸兮雲膚合而仰浮雨紛射而下注兮潦波湧而橫流豈信宿之云多乃踰月而成霖瞻中唐之浩汗聽長霤之涔涔始濛瀎而徐墜終滂沛而難禁悲

列宿之匿景悼太陽之幽沈雲暫披而驟合雨乍息而亟零旦湹湹以達暮夜淋淋以極明鼃黽遊於門闥蛙蝦嬉乎中庭懼二源之并合畏黔首之為魚處者含瘁於窮巷行者歎息於長衢

琉璃椀賦

覽方貢之彼珍瑋兹椀之獨竒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以瓊瑶鄰沙棠與碧林瞻閶風

之崔嵬顧玄圃之蕭森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闚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玄儀以取象準三辰以定容光映日耀圓盛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內澈清醴瑆琰而外見

瑇瑁椀賦

有瑇瑁之竒寳亦同旅于介蟲下法川以矩𠫵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隂陽以潜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莱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横海萬里踰嶺千億挺璞荒鑾擒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熁絶嘉斯寳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鏤釆不假乎藻績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逮

扇賦

夫器有經粗用有跡密安衆以方為體五明以圓為質或託形於竹素或取固於膠漆方圓應於規矩制度由於繩墨始顯用於荒蠻終表奇于上國

石榴賦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是以屬文之士或叙而賦之蓋感時而騁思覩物而興辭余遷舊宇爰造新居前臨曠澤却背清渠實有斯樹植于堂隅華實並麗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充虛朱芳赫奕紅萼參差

含英吐秀乍合乍披遥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攜類命疇逍遥避暑託斯樹以栖遲遡祥風而容與爾乃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分流芳散披綠葉於脩條綴朱華兮弱幹豈金翠之足珍寔茲葩之可翫商秋授氣収華斂實千房同蔕十子如一繽紛磊落垂光耀質滋味浸液馨香流溢

桑樹賦

從明儲以省膳憩便房以偃息覩茲樹之特偉感先皇之攸植蔚蕭森以四射邈洪傭而端直爾乃徘徊周覽俯仰逍遥俛睨靈根上眺脩條涸芳泉於九壤含溢露於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窻之疏寮下迢遰以極望上扶疏而參差匪衆鳥之攸萃相皇鸞之羽儀理有微而至顯道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貞瑞兆先見而啓茲起尋抱於纖毫崇萬簀於始基

芙蓉賦

或擢莖以高立似彫輦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擬連璧之攢會

鼈賦有序

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

翩銜鈎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

鼇乃負山而吞舟

朝菌賦序

朝菌者葢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為舜華宣尼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不以其異乎何名之多也

頌

釋奠頌有序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

始奠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奥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丙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宫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賛之敬乃埽壇為殿懸幕為宫夫子位于西序顔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

樽簴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閫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闓闔般辟俛仰可以澂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

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恵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閒俎豆今厠末列親覩盛美瀸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徽黄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
我晉畿祚以大寳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熈遐緒三分
自文受終惟武㡿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
土後帝承式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
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閑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
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
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
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温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

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盟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顔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徹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

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擿藻絲匪玄黄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兹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儆儆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厠身藻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後園頌

芒芒在昔悠悠結繩太樸未散玄化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游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我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肄射後園

威儀既具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晏飲詒
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
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
終無或安逸在盈思沖

箴

乘輿箴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末

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瑶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刼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脩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

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葢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内外之殊而高祖

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

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黄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彛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曁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何思

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舉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諂諂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筯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

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

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
之百尅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
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
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苟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
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尠不為累由
夷逃竄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
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
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

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論

安身論

葢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

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

亂旣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

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絶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

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
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躭
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
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
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
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
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
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

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葢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絶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

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

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静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内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

序

贈二李郎詩序

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都亭矦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枕鳴琴以俟遠致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銘

戴侍中銘

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碑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君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知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埸未静以君先帝所拔懐寶

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
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
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
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
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
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
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
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

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給事黄門侍郎潘君碑

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紀事

詩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

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禾茂園芳草被疇於時我后以豫以遊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六章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䲜(五臣作鮮)儔振鱗南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玉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漸上京羽(善作乃)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

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素秋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廁彼日新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

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我車旣巾我馬旣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殿闥醪澄莫饗孰慰饑渴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寳豈無璵璠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答陸士衡

顧兹蓬蔚厠根蘭陂膏澤雖均華不足披逮春不茂末秋先萎子濯鱗翼我挫羽儀顧言難常載合載離昔遊

禁闥祗畏夕惕今放丘園縱心夷易口詠新詩目玩文
跡予志耕圃爾勤王役慙無琬琰以訓尺璧

答傅咸詩 并序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
為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
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

悠悠羣吏非予不整嗷嗷衆議非予不靖忽荷㝵紐握
綱提領矯矯貞臣惟國之屏

皇太子集應令

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鄙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

應令日宴具帷廊廟臣置酒宣猷庭擊鼓靈沼濵羽觴

飛醽醁芳饌備奇珍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袪一作

袂生迴飈曲裾揚輕塵

皇太子社

太簇協青陽履端發歲首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酉我

后邇天休設社祈遐耇

三月三日洛水作

晷運無窮已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爲歡臨川胡獨悲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爲三日遊方駕結龍旂廊廟多豪俊都邑有艷姿朱軒蔭蘭皋翠幙映洛湄臨崖濯素手步水搴輕衣沈鉤出比目舉弋落雙飛羽觴乘波進素俎隨初學作逐流歸

贈河陽詩叔潘岳爲河陽令

虛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

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流聲馥秋蘭擒藻豔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贈侍御史王元貺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蘭孰為消濟治由賢能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協心毘聖世畢力讚康哉

贈長安令劉正伯

遊鸞憑太虛騰鱗託浮霄過蒙嘉時會假翼陵扶搖疲

德克時乏及余再同僚並跡侍儲宫攜手登皇朝劉侯撫西都邁績參豹喬德厚化必深政明姦自消萬尋由積簣千里一步趍爾其騁逸軌遠塗固可要

贈隴西太守張正治

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羣靈感韶運理翮應翔風張生拔幽華蘋蘩登二宫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令終

贈滎陽太守吳子仲

大晉盛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覆豈他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踰小鮮曹參寄獄市無謂敝邑陋覆簣由兹起

答楊士安

逝將辭儲宮棲遲集南畿不悞百里賤徒惜年志衰躊躇顧城闕怨戀慕端闈俊德貽妙詩敷藻發清徽媿彼褒崇過感此岐路悲

送盧景宣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别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徊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頹九重不常鍵閶闔有時開愧無貯衣獻貽言取諸懷

迎大駕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幰浮凄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澁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俎豆昔嘗

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逸民吟

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洪池迅羽衣

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靉靆行露未晞遊魚羣戲翔

鳥雙飛逍遥博觀日晏忘歸嗟哉四士從我者誰

釋奠詩

敦書請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祀德成教倫孰

云不祉

送大將軍掾盧晏

贈物雖陋薄識意在忘言瓊琚尚交好桃李貴往還蕭艾苟見納貽我以芳蘭

贈汲郡太守李茂彥

離索何惆悵後會未可希河朔貴相忘岐路安足悲

贈劉佐

要言將誰苦聊以貽友生念我二三賢規我無隱情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七